

鮮卑史論

劉學鈞著

鮮甲申史論

羅振玉撰

K28
L698

劉學銚
著

鮮卑史論

南天書局出版

鮮卑史論/劉學銑著。-- 初版。-- 臺北市：

南天，1994 [民83]

面：公分

參考書目：面

ISBN 957-638-252-1 (精裝)

1. 鮮卑族 - 歷史

639.29

83007444

版權所有 • 翻印必究

鮮卑史論

(全一冊)

定價：新台幣六〇〇元

著者：劉學銑

發行人：南天書局有限公司

登記證字號：行政院新聞局版畫業字第一四三六號

出版者：南天書局有限公司

台北市羅斯福路三段二八三巷14弄14號

電話 (Tel)：(02)36210190

電傳 (Fax)：(02)36238334

郵政劃撥帳戶：010805318號

印刷者：國順印刷有限公司

板橋市中正路二一六巷2弄13號

中華民國八十三年八月初版

SMC PUBLISHING INC.

PO Box 13-342, Taipei, Taiwan
Republic of China 10764

ISBN 957-638-252-1

崔序

鮮卑民族，乃在我國各邊疆民族中，最早建立政權，列爲正統王朝之民族。其孝文帝遷都洛陽，實行華化，使南朝重視洛陽，認爲衣冠士族，並在中原，禮儀富盛，人物殷阜，目所不識，口不能傳，所謂帝京翼翼，四方之則。（見「洛陽伽藍記」卷二），可見鮮卑統一北方，政治安定，文物昌隆，視南朝之宋、齊、梁、陳實有過之，今日北方漢人之組成，鮮卑民族居功厥偉。

北魏所創之均田制、三長制，影響及於隨唐，大唐政制多襲自北周，而北周宇文氏固鮮卑之族，其典章制度均襲自西魏，因此，大唐盛世所由來，鮮卑民族與有功焉，五代殘唐，綱紀隳滅，趙宋統一中國，其所奉爲圭臬之典章，實皆本諸大唐。換言之，乃間接源於鮮卑。鮮卑一族在國史中，實具有極重要之地位。

四十餘年來，此間歷史學者於鮮卑史，幾未論述，彼岸雖有馬長壽等，關於鮮卑、烏桓之著作，然對其緣起、壯大，以迄衰亡，仍少系統性之說明。今者劉君學鈞，魯人，余之舊屬，自政治大學邊政系畢業後，即孜孜於邊疆史事之研究，三十餘年如一日。十五年前，曾

以所編「中國邊疆歷代大事年表」請序於余。後八年，又曾出版「匈奴史論」一書，見解新穎，據聞目前該書已流傳於新疆，足徵劉君著述已受相當程度之肯定。現劉君復以其所著「鮮卑史論」囑余作序，詳審其內容，取材翔實立論精闢，確屬此間學界前所罕見之佳構。該書自鮮卑民族之緣起、諸部之發展、以迄北魏之興衰，乃至契丹及西遼之興亡，體系完整，引徵資料多達百餘種，用力之勤，可以想見，際茲該書付梓之前，特書數語以爲序。

崔垂吉

八十三年五月

阿 序

無論從學術觀點或者實際情況看，中華民族都不是單一的血緣體，目前的情況據說共有五六十個民族之多，其中所謂漢族，共有十億以上，顯然是全世界人數最多的民族，但是如果仔細推研，可以發現漢族也不是一個單一血緣體的民族，早在三代之前，華族與夏族已經合併成爲華夏民族，三代之後，更吸入東夷、荆吳與百越三個支系的民族，而成爲早期的漢族，此後兩漢與匈奴長期對峙，有戰爭也有和平，匈奴人投入漢朝者，固然史不絕書，而漢人之投入匈奴者，也是所在多有，東漢季世的漢族，其內涵已擴大了許多；匈奴衰微之後，諸胡及鮮卑繼之而起，魏晉之世，諸胡紛紛建國，與東晉對峙，結果北方由拓跋鮮卑所建的魏所統一，東晉則先後由宋、齊、梁、陳所取代，形成南北朝時代，拓跋魏廣納草原文化的精華、兼採兩漢魏晉的典章制度，形成我國既創新又不失傳統精神的文化政治模式，爲大唐盛世奠定基石，此所以唐代文化特別絢爛，也特別具有兼容併包的心胸，可以說是其來自。從而也可想見鮮卑民族爲中華文化所作出的貢獻。

魏晉南北朝之後，鮮卑民族似乎不再見諸史冊，這絕不是鮮卑民族的消失，而是他不自外於漢族，使漢族的內涵因而擴大，以王道的自然方式，將原來的漢人與鮮卑人融匯而成新

而壯大的漢人，此正是中山先生所稱：民族是自然力造成的，這一股神奇的自然力，絕對不能含有大漢族沙文主義的優越感，否則就不是王道，而是霸道了，可惜的是自「大唐盛世」之後，漢人的胸襟日益狹隘，「非我族類，其心必異」的畛域之見，卻漸見膨脹，使中國的聲勢無法超越漢唐，這一點值得每一個中國人深思。

筆者籍隸少數民族，一生廁身在漢人社會中，飽嚙漢族沙文意識的滋味，無論學術性論著中，或是學界宦海人物的談話裡，都深刻的領略到少數民族的不受尊重，至於一般書籍與市井言談，就更不堪見聞了，中山先生以五族共和、民族平等作為民族主義的最高指導原則，然而將近百年，民族問題幾乎沒有改善，此所以目前新疆、西藏、內外蒙問題層出不窮，縱如台灣九族原住民，也是問題重重，細究其因，由於沒有從根本上尊重各少數民族的歷史文化，縱然歷朝歷代對邊疆各民族的記載頗多，就純史料而言，也稱得上是汗牛充棟，但是在態度上都是以漢族為中心，在用詞遣字之間，對各邊族充滿了卑夷的口氣，而行文時更是極盡醜化之能事，在這種方式下，要想達成民族間的融洽，無異緣木求魚，作為一個少數民族，在這種情形下，除了忿怒，只有無奈。

七年前劉學銚先生以其所著「匈奴史論」一書，請本人作序，經將該書詳讀一過，實有令人耳目一新之感，劉君能本諸民族平等的立場，秉筆直書，故本人樂為之序。現劉君經過七年的努力，再以其所著「鮮卑史論」一書，請序予我，全書近三十萬言，除了維持行文流

暢、立場正確的特點外，曾參考專書與論文百餘種之多，全書自鮮卑民族的源起，以至西遼的衰亡，都加敘述，國內目前尚未有專論鮮卑的書籍，劉君此書可以說是政府遷台以來的創作，值得推薦。

劉著的特點在於就史論事，既名為鮮卑史論，就應該以鮮卑民族為主體，因此在敘述到紀年時，概以鮮卑所建國家的年號為主，這與其他論著純以漢族王朝的年號為紀年的大漢族意識，絕不相同，有超越前人者；其次，在論及五胡時代，而稱之為「五胡列國」時代，不以漢族優越感沿用所謂「五胡亂華」一詞，又足見劉君的器識，確有勇於衝破民族畛域之見；至於分析鮮卑民族會創製鮮卑文字部份，推論正確，見解新穎，其他如在適當篇章，批評漢族優越感，相信所有少數民族都會興起我心有戚戚焉之感。

本人早年曾任教政治大學，劉君曾受業於我，卅餘年來時相過往，對其能利用公餘勤於讀書著述，知之頗詳，每當其讀書有新見，時來相告，頗感嘉慰，鮮卑史論一書，立論正確，取材豐富，但亦有不足之處，其論及西遼一章，未能多參考維文論著或中亞史料，希望未來如能再版，這一部份能加以補強，蓋劉君原習維文，雖然年隔久遠，相信動查字典，可以解決閱讀維文的困難，忝屬師門，以此相勉，當不為過。

阿不都拉

八十三年五月

呂 序

國內史學界四十餘年來，發展極爲蓬勃，成就也多，各類史學著述燦然具備，一洗文化沙漠之惡名，且成爲舉世矚目研究中國史之重鎮，史學界諸學者功不可沒，惟慎讀史學目錄之後，發覺獨缺鮮卑民族之史論，各類學術性刊物，亦甚少刊載有關鮮卑史之專論，就整個國史而言，不無美中不足之感。

固然，近年來此間政治氣氛頗爲詭譎，倡言國家統一、國土完整者，被若干短識者流目爲神話，其實吾人若詳讀國史，當知在我國歷史長流中，分裂之時代固所在多有，若春秋戰國、三國鼎立、五胡列國與南北朝之對峙……等，當其時也，每一分裂體莫不以中國自居，亦莫不以統一中國爲奮鬥之目標，其結果中國卒歸統一，與今日若干人自甘淪爲地方政權者迥異，在此種情況下，邊疆史之乏人研究，實乃客觀環境使然，不足爲奇。

然而綜觀四十餘年來，此間人多以短暫之功能爲追求之目標，如欲倡言中國必將統一，且必將統一於傳統文化思想之原則下，則將被若干短視者流加貼標籤，而目之爲「統派」，指其所言爲「神話」，在此等逆流，亂流之中，若干有識之士，乃不願冒犯此類「異物」之

鋒鏑，寧默而不言，致難於以宏觀角度暢論國史精神與中國未來走向，使分裂國土論者之言論，成爲當代之「顯學」，且以之爲晉身之階，其實此類「異物」在整個歷史長流中，所謂地域意識，眼前利益，雖能炫惑於一時，終難久永，曇花雖美，瞬息即滅，徒爲後代子孫留一笑柄而已。

環顧我國歷史之所以能綿延不絕者，無他，以其能不劃地自限且能兼容併包，士大夫具宏觀器識，所謂正其誼不謀其利，明其道不計其功，以是中國民族若滾雪球然，日益壯大；今日，意識上之中國誠然分裂，但海峽兩岸之政治實體，均各僅爲中國之一部份而已，君不見數千年來，自夏商周以至元明清，從未以「中國」爲正式國號，但舉世從未因此而不以「中國」視之，可知所謂「中國」云者，乃意識形態上之名詞，質言之，其在文化上之意義，遠較政治上之意義爲大，明乎此，則今日倡言「台灣民族」論者，地方政權意識躍然紙上，不過爲廁身廟堂，而自甘出賣良知，未省百年之後，將以何種面目對其歷代祖宗？

我國歷史源遠流長，我國民族兼容併包，歷史上若干民族如匈奴、鮮卑、丁零、柔然、突厥、……早已與初期之漢人融合成爲今日之漢族，試看歷史之名人，如漢之金日磾乃匈奴人，漢武帝臨終授以託孤重任；唐之李光弼爲鮮卑人（契丹乃鮮卑之族），爲唐中興名將；斯二子對漢、唐之貢獻，居功厥偉，而漢武、明皇之能摒除民族、地域狹隘意識，加以重用，其胸襟器識何等寬大，宜乎能成爲國史上之聖王賢君。吾人再從另一角度看，設若國史

中無匈奴、鮮卑、丁零、柔然、突厥、……等邊疆民族，則國史將何其單調，且漢武、博望、定遠、蘇武、劉裕、謝安……之勳業何由建立；無李陵之降匈奴，則無史遷之受刖刑，自亦無史記之作；無呼韓邪之降漢，當無昭君之出塞，千年史事無由得記，「獨留青塚向黃昏」何由得詠？設無鮮卑北魏孝文帝之華化措施，則今日華北將成何等景觀？是則國史不僅單調，且在內容上勢將所餘無幾，因此不讀邊疆史，難謂對國史有全盤認知，劉著鮮卑史論之出版，啓人深思深具價值。

在我國邊疆民族之中，鮮卑族上承匈奴草原文化之精華，下啓遼金元三代邊族王朝之先河，其融匯草原與農業文化，擴充中華文化內涵，承先啓後之歷史功能，何其重要，劉兄學銚研讀邊族史地歷三十餘年，有關邊族論著頗多，自「匈奴史論」出版後，復撰著「鮮卑史論」一書，博覽群籍，詳徵博引，全書近三十萬言，注釋凡二百九十六條之多，內容完備讀之有暮鼓晨鐘之感，確爲此間前所未有之力作。

諺云：以銅爲鑑，可以正衣冠；以史爲鑑，可以知興亡。中國民族之所以日益壯大，中華文化之所以綿延不絕，在於能包，能容與不排外，今日此間氣象阡陌，分流派，貼標籤，處廟堂之高者，自居一器，師心而剛愎，去君子遠矣，在此情況下，談統一中國、恢復文化，固屬自欺欺人，而侈言地域自主，尤屬自速其亡，與歷代興衰，民族融合之趨勢，皆不相契，劉著鮮卑史論，詳述鮮卑民族之興起、建立政權、遷都與華化，卒致與北方漢人融合

而爲今之漢族，其興衰史中，足爲今日紊亂意識之借鏡，際茲該書付梓之時，覺時艱日殷，特抒感觸並以爲序。

呂松文

八十三年五月

自序

中國民族源遠流長，其所以能一脈相承綿延不絕者，在於其能本諸不重血緣之民族觀，融匯歷史上各民族，使其成爲中國民族；又以其能採兼容併包之文化觀，吸納各民族文化之精華，凝聚而成博大精深之中華文化；更由於中國民族之祥和而能容，因此對宗教信仰，能以不排他之態度待之。此種本諸「河海不擇細流乃能成其大，泰山不讓土石乃能成其高」精神，塑造成中國民族、中華文化數千年來一脈相承綿延不絕，其間雖亦曾面臨續絕存亡關鍵時刻，但終能火盡薪傳，經過融匯、凝聚之後，再綻光芒，與西方史家認爲任一文化必經誕生、茁壯、成熟、死亡（參見史賓格勒所著「西方的沒落」）之歷史基本現象，絕不相同，此項特色，吾人必須要有確實之體認，否則不足以談中國民族與中華文化。

其次，歷來論國內或歷史上之民族者，咸以漢族爲中心，其實所謂漢族云者，嚴格而言並非單一血緣體之民族學稱謂，春秋戰國之前，但有華夏或諸夏之稱謂，尙無漢族一詞，其時民族之認同與否，皆以文化爲主，而不重血緣，故有「夷狄入於華夏，則華夏之；華夏入於夷狄，則夷狄之」之說法，及至兩漢，此種看法似猶未變，魏晉而後，進入五胡列國時

代，「漢人」、「漢子」之稱謂始出現，但其時此種稱謂，實含有輕蔑之意（請參見陳登原所著「國史舊聞」第一分冊），足證漢族一詞出現甚晚，且不具民族分類之意義。從早期歷史過程而言，漢族云者，至少包含華夏、東夷、荆吳、百越四大支系（請參見林惠祥所著之「中國民族史」及胡耐安所著之「中國民族志」），可知漢族一詞實乃諸多民族融合後之一種稱謂，由於歷史之演化，時代越向近代，漢族所融合之民族亦越多，因此其在文化上之意義，遠大於在民族學上之意義，此為談邊疆民族所不得不具有之體認，否則不足以談我國邊疆民族史或其他問題。

基於以上兩項認知，可以察覺近一、二世紀以來，無論東、西方赤白帝國主義者，均不願看到統一之中國出現，因此無不千方百計欲對我國加以分化，筆者憶及約在二十五、六年前，某期「時代週刊」以毛澤東像為封面，列有拿破崙之警語曰：「中國必使其沈睡，否則一旦覺醒，世界則麻煩矣！」西方帝國主義者之必欲分裂我國，可謂其來有自矣！在東方之日本，自軍國主義興起後，欲遂其大陸政策，或師法歐西各國欲分裂我國之意識形態，乃對我邊疆地區與邊疆民族抱持侵奪與分化之行動與言論，因此無論東方或西方帝國主義者，必在我國民族問題上製造裂隙，而後加以分化，此在侵略者而言，因不足為異，但國內若干認識不足者，仍有大漢族沙文主義之優越意識，論國內邊疆民族時，不能以同胞手足待之，而目之為異族、野蠻民族等不妥名詞，刺激邊胞情感，至是遂予外力分化之藉口，製造國內各

民族間隔閼，爲國家之團結、統一，添增無限困難，今日內、外蒙、新疆、青康藏之所以問題頻生皆昔日所種之因，吾人如從此一角度思考，則當能從宏觀立場看國內各民族之歷史，而能同意前兩項之體認。

我國歷史綿延數千年，其中最具世界性者，自當首推漢唐，但如論其涵蓋面之廣，文化之璀璨，則唐代尤勝於漢朝，大唐盛世，其在文化呈現多元性，具有今日尚不能及之世界觀，昔日所留下之歷史文獻，固足證明，而地下考古之陸續發現，更足以補文獻之不足，其所以能使我國民族在人類史上大放異采者，實以大唐之典章制度，乃至心胸器識，皆沿自北周，而北周則襲自北魏（或作元魏、拓跋魏、後魏），無論北周、北魏，皆爲鮮卑民族所創建者，國人但知北魏孝文帝之華化措施，且多以欣喜口氣敘述之，但鮮少詳敘鮮卑文化之內涵，更不願涉及漢人之鮮卑化，此種狹窄之民族畛域之見，實非恢宏能容之中國民族所應有，吾人應敞開心胸，恢宏漢唐時應有之器度，確認鮮卑文化影響整個中華文化。

鮮卑拓跋部係屬諸鮮卑民族中之一部，據魏書、北史所述，拓跋部鮮卑源於大興安嶺之嘎仙洞石室，如再往前推，則鮮卑民族與炎黃同其時代，因此可以說與華夏同爲源遠流長之民族，拓跋部自離開石室南下之後，積十餘代之努力，匯聚草原各民族之智慧與文化之精神，造就鮮卑文化，及拓跋珪之立，卒爲北魏王朝奠定立國宏規，亦爲邊疆民族在國史中建立正統王朝，開歷史先河，其後北魏雖分裂爲東魏、西魏，又蛻化爲北齊、北周，隋代乃在

此既有基礎上，統一中國，由於其祚短暫，唐朝繼之，援用北魏典章制度，卒使唐代文化大放異采，而其後宋元明清之政制多襲自有唐一代，從此一角度看，鮮卑民族在中國民族中佔有何等重要地位，朱子語類曾明白指出：「而今衣冠未得復古，且須辨得華夷，今上領衫袴，皆胡服，本朝因唐，唐因隋，隋因周，周因元魏」，按服飾乃一個民族文化之結晶，是則宋代之上領衫袴，實皆鮮卑服飾，從而可知鮮卑民族在中華文化中作出之貢獻。

我國史料衆多，於鮮卑一族之載記，散見各史之中，但迄今仍未有專書面世，因此對鮮卑民族之源流、分布、建立列國、北魏之諸項措施、迺至契丹、西遼等事跡，尙無專書作系統性之敘述，頗爲不足，於民族平等之義，更有所違，顧北魏孝文帝所採華化措施之中，曾有改胡姓一項，將諸多鮮卑姓改爲單一之漢姓（間有一、二仍爲複姓，如拔拔氏或拓跋氏改爲長孫氏），共得一百一十八姓之多（魏書官氏志及近人姚薇元氏所著「北朝胡姓考」一書均言之甚詳），使今日北方漢人，已無法自姓氏上區別何者爲鮮卑族之後人，孝文此舉對民族融合，功莫大焉。其後東、西魏、北齊及北周有反其道而行者，除復鮮卑姓外，更賜漢人以鮮卑姓，如隋之開創者楊氏，賜姓普六茹氏，魏書、北齊書、西魏書、周書均曾提及，而近人王桐齡氏更將之一一剔出予以表列，使人一目瞭然（參見王氏所著「中國民族史」一書，本書孝文遷都及其華化措施一章曾加引列），是則今日有鮮卑姓者，安能斷其必爲鮮卑之後人？此類作法要在模糊狹窄民族之區隔，而在爲融合後之廣義漢人，奠定基石，其始作